

JUL 20 1945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第 525 號

請勿外流

中共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第一頁

我們的盟邦中國

〔美國國會議員 Walter H. Budd 在下院演說詞原載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時代週刊〕

我們因亞洲問題而卷入此次戰爭，如果美國將來要被拖入另一次的戰爭，差不多一定也為了亞洲問題。

現在美國國民所認識不清的問題，莫甚於中國問題。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〇年，我漫遊中國，當時把所見的情形報告國人，其間還有五個月在日軍之下所得的親感，我的目的是要覺醒美國同胞，使他們認識那時日本及美國對日本身政策的危險性，可是多數人對我說道：『不要憂慮日本，你是過分的危言聳聽了。』總之，中國雖不善作戰，日本也沒有法子滅亡中國的，日本又怎樣奈何我們呢？

後來有一天，日本給了我一百二十七年獨立史上最慘重的敗績。我們突然醒悟，說道：『啊，這些日本人倒有些能對他們能對我們如此，中國人怎樣能抵抗了他們四十年又半呢？中國人一定也不壞。』我們開始把中國人捧上了天。

接着蔣夫人到美國來了，很少外國人能像她那樣把擔任了美國人的理想，而亞洲人簡直不曾有過前例。我們對中國的估計更高了——太高了。許多美國人，包括着論評作家和專欄作家，都說每當中國人完全毫無私心的獻身給國家為了自由及國家幸福犧牲着一切。我們偷寓在中國的美國人就有些擔心中國的領袖更有此不安的感覺，因為知道這並不是中國的實在情形，任何國家也不能如此的毫無瑕疵，而這種過分的理想，不免要跌到過分失望的另一極端。我們現在就是在這種轉變的中途。一年前沒有法子找到適當的好字眼去形容中國及盟邦的人，現在則找不到適當的惡劣字眼去形容它了。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他們說道：凡是中國人都是懶惰的，虛偽的，賄賂公行的，都是奸
 狡的，排外者，絕無工作效率者，不製成政治派系，關心保持
 私利更甚於擊敗日本，希望完全由美國出力作戰，以及類此的
 等等話。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真理究竟在那裡呢？各位之中有
 人曾跟我提出這等問題。我覺得如果各位要探詢我的意
 見，我必須對於中國的情形有新的觀察。我回國已有六年，我要重
 新研究一下中國的目前真相。所以去秋我到中國的目的即在於此。
 我在那裡從事教會醫療工作，共歷十年，在南京一年，華南五
 年，及華北四年。我能用中國話跟許多從前所熟識的中國人
 談話，其中有過去同事的醫生，我醫院裡所訓練的護士，我所
 所辦中小學的校長，教員與學生，大學的校長和院長，還有高
 等。此行直到最後五天才到中國政府的高級官長談話，我所接
 觸的是中國人民。我現在從這種觀察的基礎，如屬可能，把
 各位真秋一些中國的真相，重述。

各位之中，有曾經到東方旅行過，一定記得你們第一眼所得的
 印象，貧窮，龐雜，污穢，難於疾病，觸目皆是，你第一個反應是
 嘆息。這些人生活得簡直像畜生。他們的處境毫無希望。在正常
 局面之下，你們就看見了這種情形，是真？經過了八年的戰爭，
 與侵略，更令其為到怎樣的程度呢？

在從前關於中國的報導中，大都未及那些到中國去的教士，教
 師，商人或長期駐守在那裡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同時也看到了
 中國的鉅額景表，對文學上的成就，成熟的智慧以及人民
 基本的道德與友好態度。他們願意快樂地終身生活在那裡，於是
 找到了最精彩的事物。他們也享得了中國人所久已知道的真理，
 最可愛的荷花，常是從污穢的泥沼裡生長出來的。

可是現在到中國去的許多美國人，他們對於中國的文化並沒
 有興趣。他們並不是為自己願而去的。他們的往中國係為報館或
 政府所派遣。他們常以一種看見外表那些不堪入目的東西，他們並不
 喜歡中國。我發現派遣在海外的美國士兵除了美國之外任何
 國家都喜歡。他們祇想回家。他們寫信到家裡訴說着那裡的
 污穢，殘忍，古怪以及種種不入眼的東西。他們父母是為自願
 國了，因為他們的兒子的輪在那裡所親眼看到的。

多數的新聞記者也同樣并非自願的被派到那裡，他們也不喜

款中國。這種美國人之判斷中國，自然不用中國歷史的標準而用了西方的標準。他們認為這種不良狀況乃是現政府失職的結果，實際上現有的狀況並不比過去更壞。這個政府的措施也比戰前數年大有進步。

大家所不能完全瞭解的第二個事實是中國仍在大革命的過程中，它不得已才從事抗戰的。革命往往是秩序紊亂而很其時的。法國經過八十年才完成革命。美國革命連南北戰爭經過九十年方始安定。各位一定記得，我們這年共和團成立後，在此以前年數多一些的時候，二八二三年戰爭後半期時代的美國情形非常惡劣，政府裡的腐敗與明爭暗鬥，軍隊裡的空方報，素人皆知的行政非常不良，新英倫的人民代表在哈脫福集會，竟投票要脫離聯邦。他們認為國家無法團結穩定而作這種絕望的表示。美國當時的問題較之今日之中國，不啻是兒戲而已。

中國除了它內部的困難，還時常受到外力的干擾。在辛亥革命四年之後，日本即以二十一條件相逼迫，按照這些條件，使中國淪為日本的藩屬。又隔了四年，凡爾賽席開的，四位白種人要把中國神聖的山東省去報酬日本。到一九二七年，日本又再度侵入山東。而於一九三一年後，佔領東三省，在此後的六年之中，直到一九三七年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之前，日本又掠奪了它若干領土。此外，還有若干別的國家，也參與着中國的事務，意欲阻止它真正統一與轉成起來。中國人自然沒有法子完成革命，而建立一個現代式的專制專的，統一的民主政府。

中國之進行革命，建設新政府，以及組織與團結民眾，皆受到不可避免的阻擾，這是中國問題的第三個因素。中國並且尖銳地受着邱吉爾所謂軍事挫折的不良後果。

珍珠港事件之後，邱吉爾與羅斯福立刻作了基本的決策，在太平洋採取守勢，一面以全力對付歐洲的德義。基本戰略為集中力量，先把希特勒打敗。所以我們的作戰物資運往歐洲者計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運往太平洋者不到百分之二，而運往中國者尚不到百分之二裡面的百分之十。直到數月之前，我們認識了中國軍隊對於將來全面反攻的重要，然而他們得到的供應，僅占我國送給盟邦物資總數中，百分之二裡面的百分之二。

我們與西洋盟邦的決策，誠在歐洲獲得了輝煌的後果。然

而不可免地亞洲却受了不良的影響。如果我們認為在歐洲者
不功，同時就不能推諉在亞洲造成了惡劣後果的責任。

中國在抗戰最初數月之內，失掉了它主要的鐵路線。長江
流域也淪陷了，長江對於它交通上的重要性，更甚於密士英必河
之對於美國。這就使它的軍隊無法迅速移動，也沒有法子把
豐富產米區的糧食運往糧食缺乏的地方。

我們聽對中國士兵直接向人民征收糧食，於是農民起而對抗
你個或許會想：士兵自行奪取人民的糧食，這算什麼軍隊？國
家不能給養其國軍士兵，這算什麼國家？但是那些軍隊有時不
得不就地謀食，否則就要握鐵。我必須提醒諸位美國革命的時候
也曾發生過同樣情形。喬治華盛頓的部隊也曾就地征餉而受人
民的反對。

軍事挫折的不良後果是些什麼呢？第一是價格上的衰頹。去
秋我看見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兵士，其憔悴衰弱之狀，真可令人
心博。我過去曾看見過災後的難民，自以為熟悉此種現象，但現
在還要惡劣。中國兵士至少須有八個月的營養，方能希望
他們有精力去從事反攻。

我們美國人相信廣告的說法，每天要吞這麼一兩顆維他命之
藥。我們產出大多數人的食品裡面，也頗富維他命的成分。但中國
人得不到足夠維他命者已數年於茲，他們面有菜色，精神不
振，而有疲乏之態。他們患着貧血、寄生病、瘧疾、肺癆及痢疾
等之疾病。他們亟須適當的食品與醫藥治療。

其次是經濟上的困難。直到一九四三年中國受完全封鎖之前，
中國的經濟保持着驚人的平衡。其故的惡化，定非其自己的過
失。我們由英國握有制海權，然而我們不能使海道保持着通商
中國，英國又未能固守緬甸，遂使中國與外界完全斷絕。封鎖對
它的影響，用種種方法，如美國內戰時南方
所受的封鎖影響同樣嚴重。那時南方尚未工業化，現在中國也尚
未工業化。當時南方必須自海外獲得營養，配備機械與軍火。正
像今日的中國一樣。當時南方必須把它的棉花及其他生產品售於
國外，俾獲得外匯，平衡其通貨。也像中國一樣。南方受封鎖之後
祇能去靈於印刷紙幣，結果造成通貨膨脹。當時美國南方之制
糖及遭遇挫敗，其最重大的原因係受封鎖而經濟破產及

物資缺乏。

復次是道德的低落——貪污牟利，營私舞弊，及黑市。這情形在戰時任何國家都有，尤其是軍事失利的國家。但中國所謂過高牟利，亦有數種解釋：一情形雖很不良，但就環境尚未不良到我所意料的程度。二中國常有一種「榨取」的利。我們認為過高牟利在中國則不然。中國人進行一項交易，他取百分之十的利潤。如果他取了百分之二十，就是不正直，如果他得不到百分之十，那末也不能稱止直的，他是虧子。中國人說，他留下不良印象，也稱是不正直的。所以從中國人看來，因為人知道這是向例如此，就不能稱過高牟利。老習慣總是行從過去的，而且人人都有這種諒解。

當中國人到美國來跟我們交易的時候，他們自然依照我們的辦法。而當我們在中國跟他們交易的時候，我們如欲進行得順利，就得依照他們的辦法。

再其次則為政治腐敗情形。任何國家的在野派都上台執政，而當執政派除失敗之外，一無表現之時，在派勢必增強其反對力量。中國國內之有人反對蔣委員長，實在不足為奇，可奇之事，乃是經過了七年繼續不斷的敗績，他仍舊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所信任，而他仍繼續奮鬥，始終偏向於我們這方面。我們對於他的仍舊崇拜大量的日本軍力，應生感激之想，不應該因為他能在艱難困苦之中，完成許多重要的內政改革，加以苛求責備。倘若我們再作求全之責，豈非是失却了人情之常嗎？

英國為議會與民主政治的始祖，但在困苦艱難時候，經過了十年之久，未曾敢輕易舉行大選。國陷于生存的困難之中，而且在過去四十年歷史中間，未办過選舉，一半的土地，現在在敵人掌握之中，百

之八十的人民不能閱讀寫字，而我們却因為蔣委員長沒有實行大選，儘力詆毀，這簡直是笑話。

一切民主國家，在戰時的限制其人民的自由即在勝利之中亦是如此；但我們却要求蔣委員長在軍事失利之時，擴大人民的自由。這也是越出常情的求全責備。

其次則為精神之低落，這也軍事失利後的病態。一、只要你覺得有希望的時候，或是看到前途有轉利的轉變，你便能夠繼續努力奮鬥不懈；但倘若你對於某一盟友的最後企圖，失却信仰的時候，那你的精神，便要一落千丈。這便是中國人的心理情形，因此影響了他們的戰鬥精神。他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儘力抵抗日本，以便我們能夠集中力量，先行擊潰歐洲的希特勒。他們按照了我們決定的戰畧，志誠從事，盡力達成其任務。他們並不歡迎此項戰畧，因為他們雖然首先抗拒強權，而此項戰畧却把他們放在後面解決，但他們也還是照樣接受，不生怨言。但目前却有一種恐懼心理，逐日增加，這便是他們雖然盡了極大的努力，受了絕大的犧牲，將來未必能獲得一個機會，能夠真正達到強盛自由和獨立的地位。他們所憂懼的，便是在訂立和約之時，是會被人坐責。

為敵人所擊敗，已是難受；盟國方面的文字批評和壓力，更覺傷心。這是中國抗戰力量最大的威脅。

近一年中美國報界一致對中國政府及蔣委員
攻訐批評。以種批評的主要來源共有三個。一個是歐
若干帝國主義的各種報章。他們知道亞洲殖民地
基礎建立於亞洲人的信仰。以為一切東方人民天生
就實行自治和民主的。倘若中國獨立起來。自力更生
前進進。那麼這個荒謬理論不攻自破。而帝國主義的
礎亦必開始傾頹。

湯邱吉卡從魁北克會議歸來之時。他向國會第
次演說中便說：『美國以大量物資供給中國。所以
有了最近中國的款債。不免灰心煩燥。』

英國在法國和比利時戰役中亦曾款債。我們曾
責備過它嗎？沒有。英國在希臘克里特杜勃魯克海
地曾經遭過很多次。令人灰心煩燥的款債。我們也
以指摘嗎？不相反的。我們加強努力去接濟他們。使
至崩潰。英國才是真正獲得了我們大量接濟的國
家。供給它的物資。連數萬噸。數萬美金。而
經到了多少呢？

中國人從未公開抱怨他們所得接濟之少。但自
吉卡說了上面那些話時。重慶官方發言人第二天便
集新聞記者會議。但亦並未作抱怨之說。不過把日美
說了一遍。以正視聽。發言人告訴記者。中國從美國所
接濟物資的數量僅等於美軍一師團在戰場上一星
的用品。

美國批評第二項來源便是中國和美國的共產
人。我在這裡要聲明一下。因為許多美國人以為共產
一詞。自然便是指蘇聯而言。我所要聲明的便是蘇聯
竟與中國共產黨有許多關係。蘇聯自於一九三七年
月與中國訂立協定。以決其官才對中國共產黨的外
務關係。正確謹慎。我們無法獲得該批。或可靠的傳遞。
蘇聯在過去七年之中。以物資或指導方式支持中
共產黨。

所以我的地。是在這裡責備蘇聯。我是責備中

共產黨以及美國的左派人士，因為他們的工作目標，
要以未來蘇聯的政策和利益為依歸。我深信中國的
共產黨，先共產主義而後國家，正像美國的共產黨，也是
先主義放在國家之前。目前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見解，
與數年前相反。曾有一個時期，我也受過他們的騙，以為
他們只是農村改革者。中國的愛國志士，其奮鬥目的，在
於求得中國的自由與民主。我現在則深信中國共產黨
不論其態度如何，始終以敵視蘇聯為首務。他們的自
標在於使蘇聯成為歐亞兩洲最大的強國。我總以為
望其成，正像結果蘇聯、亞洲和我們都要受害。因為
一來，世界上又必定需要大量的武備，長期的緊張和
疑，以種情形，我極希望不要存在於戰後的世界上。

那麼中國政府，為何可以單刀武要者，供給一個
忠於外國的反動政府呢？我們決沒有理由，叫世界上
任何國家，採取這種愚笨的辦法。中國共產黨若不放棄其
獨立單邊，決不能承認其合法地位。他們在過去從未
意欲盡武力，我想將來他們也不會願意放棄。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七年起，便想用流血的革命
取政權。一九三〇年五月至十二月間，我曾駐在華南，與
蔣介石留了八個月之久。我親眼看見他們的殘酷手段，
使親友對他們的人，但他們運用以種種暴手段，不特
獲得信徒，因為中國人是一個愛好和平，秩序的人。
當中國共產黨出殘酷手段，高於窮民之時，他們便改用
另一種方法，他們採取了一個大規模的宣傳封鎖，
使世人相信他們是被壓迫的愛國志士，請求解除蔣
介石的專制。這種宣傳，以獲得自由與民主，這像我們的
黨在一七七六年，曾仿效一樣。他們以自由民主和統
一為名，作為標榜，而把一切和他們主張相反的人，都排
法西斯主義者和執裁者。終於把一個歷史上最大的步
驟，使許許多多的愛國人相信了。我在中国留之時，
為此花費了極多的時間，與精力。其中包括和邊區政
主席林祖暉的一席談話，我可以担保他們的宣傳是
件大謊話。他們總帶特勒那樣，知道一個大標題便常。

出以改，許多人便會信以為真的。

共黨宣傳的第一點便是說蔣委員長及其政府不願和他們協力抗日。中國的統一豈不是我們迫利逼嗎？所以我們豈非要堅持蔣委員長及其政府應該和共黨合作嗎？

但為什麼從沒有人要求共黨和中央合作呢？這不是怪西嗎？

若干美國人相信共黨的話，以為共黨不過是政上一個反對派戰時自應聯合為黨，一致對外。所以我們向蔣委員長為什麼不像羅斯福那樣稱爲救美國人民的人到內閣裡去呢？但事實上却有一切絕大不同點。我們的共黨並不同於政府的政策不同，硬擁有「一支軍隊」，「單」管理大量的國土。但中國共產黨却無有一支軍隊，一個獨立的政治權，他們不僅是一個政黨，而且是一批武力暴動份子。

各位也許曾看到去年夏季共產黨曾在美國各地報紙發表巨幅廣告其中勃魯特曾說：「美國政府更應該要求重慶政府真正使全國軍隊統一起來。這個要求由蔣總統已經拒絕了。」

統一，其解釋便是一，不是二，一個政府，不是兩個政府。一個軍隊，不是兩個軍隊。蔣委員長在抗戰以前以及過去七年中曾時常說他願意立即和共黨組織聯合政府，只要他們放棄其独立的軍隊和政權。成爲一個純粹的政黨。上月中間，他還曾重申作此申明。我們若堅持蔣委員長去和國內的分裂派協談，並以武器供養這些暴動份子，那便等於叫他去當漢奸。當然，他從未這樣做過，也不願意這樣做。除非共產黨肯先放棄其独立的軍隊和政權。任何法律，任何理論，決不能說一個國法的合法領袖可以承認國內另一獨立政權的合法地位。共黨欺騙我們，使我們以為他們若不擁有一支他們的軍隊，勢必全部被善。其實他們的擁有軍隊，其用心在於借「統一」的藉口，等到蔣委員長以美國武器供給以

們必須便要起而奪取政權。

共產黨對外宣傳中還有一個主要的論點，便是他們擔任了大部份的抗日戰爭工作，所以我們應該支援他們，宣傳我們支援南斯拉夫的狄托元帥而不支援米海洛維奇一樣，因為狄托是擔任大部份抗德戰爭的，米海洛維奇據稱是一個採取對德合作主義者，所以我們不應該支持他。但決沒有人能夠以對日合作者去詆毀蔣委員長。事實上我們倒是对日合作者，五七七七五變政四年半中是為狄托若日本不立於邊疆引攻車我們恐怕我們到現在還是和日本友好。蔣委員長為曰強政治領袖中從未和日本合作之人，這一點是為日月的。

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究竟擔任過了些什麼任務呢？黨與日軍曾有幾百次的接觸，發生於日軍派兵掃蕩或搶奪食糧之時。但任何中立親蘇家從未看到共黨日軍自一九三七年九月以來曾經有大規模的戰役，反對他們看到蔣委員長由鄂西、曾與日軍作戰數十次流血大戰，去年一年中何便有過好幾次。

日本人從未大規模去剿滅共黨的基地，而他們自稱為真正的曲線份子，日本人曾屢次發動戰役去剿滅蔣委員長的基地和部隊，而蔣委員長的部隊倒是不向日軍作戰的。這豈不是怪事嗎？

對於共產黨作戰最力這種論調的明確答覆，從祖察日本的行為可以判斷。具體的說，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日本佔領山西汾州時，作者正在該城醫院裡服務，其次兩星期中日軍向西推進七十哩，迫我們到了和西省共產黨分界的黃河。七年餘以來，日軍距離共區首府延安不過百哩，但未曾一度努力企圖（下攻）延安，這什麼道理，我希望有人能解釋完。日本可曾讓真正威脅他們的荆棘在他們腳下生長過嗎？當去年夏天我在華南建有空軍基地時，日軍因感威脅，連道進兵，不惜以重大的犧牲代價佔領那些基地。大凡明白了。

的人不能不認定狡猾的日本自知明他仍不能採用直接攻勢毒欺中國以來他仍認為削弱中國實力的最好方法為使共產黨繼續其破壞分裂中國政府的工作使中國內部分崩離析日本對抗中國同時也對抗我們的秘密武器是中國共產黨而我仍美國人中途有極力阻中國共產黨忙於其動搖或誠實但執我判斷他仍是執迷不悟。

請問支持中共為美國人你們替共產黨宣傳而受害最甚者你們以為是誰。其實在受害最大的是我們自己為國帑其意義是援助為抗日而戰的每個美國人的生命。

我不願意再提到不利中國政府宣傳的第三種主要來源許多以類似的宣傳我們陸軍部和國務院中一些人的認可甚至推動這種種的推測不至根據的理也關於對日作戰的最有效辦法中國政府和我們領袖之間其意見分歧即有重大意義。中國政府認為我們從空中或海上不能要欺日本要重欺日本必從更進一步陸地。

蔣委員長在戰爭開始時說過戰爭可分三個階段第一戰局上退却的階段即以空間換取時間第二戰局狀態階層在這階層中中國支持了三年第三戰局階層把日寇趕出中國中國未及準備我誠不發動反攻而

上述這些複雜因素促成了中間三大派之間的鬥爭但就目前而論這種鬥爭或不必去爭執天那摩尖銳化第一派是對白種人完全抱失望態度由中國人他們之中有的投附偽滿政府惟他們並不以為其好將為友而自認他們為道地的愛國分子中央政府才是信賴西洋人的策伯第二派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他們的論據以為為什麼不為蘇聯建立貿易和市場並願為美國人而建立呢。蘇聯合作我們中國人能致中亞細亞建立世界最大的工業集團。入世界上最大土地和人口集團之中。這也是他們有力論據。這種論據能謂為美國的利益嗎。可是若干天真但錯誤的美國

人却極力擁護中共的政策。

其次說到第三派，即將委員長領導的中國政府，以及大半受西洋教育從英美歸國的中國人。去疑問的其中難免有做官太久的人，變成了反革命，甚至屬化了。但大体說來，他們都能盡忠於主義和理想。在極困難環境之下，盡他們最大的努力，想把中國造成亞洲民主共和國中的姊妹國。

我們應該如何幫助呢？第一，我們必中心對中國，不負責任而不公平的批評，蓋因批評所指摘的日情，或根本不存在，或非中國的通共，或因以種現象在任何國家受到相當惠顧之故，皆難免發生的。我們應停止強制中國人成為我們認為最好的國家，他們是非常有進取性的民族，但他們不能受威脅或利誘。

第二，我們必作建設性而公允的批評，凡是壞的方面應該指出。我對赫爾利將軍和納爾遜先生表示敬重，他們的着手工作就非同小可，因為他們把握住同情建設性和批評三個要素，他們的入門辦法，不是認為「現在中國是我何海問題，我們將替你們作些什麼」，而是認為「你們中國有若干問題存在着，我們應為何才能協助你們解決問題，我們應為何處理，才能收到彼此互助的最大限度」。這兩種態度大有天壤之別。

第三，我們對中國應作更大的物資援助，更快的供給中國需要物資。我知道這項工作似乎不可能，但中國的七年抗戰也似乎是不可能的。已竟然做到了，美國在一九四〇年夏秋之交，似乎也不能繼續作戰了，而它渡過了難關，我們也認為蘇聯不可能守住住了，勃莫斯科和史達林格勒，但竟終於守住了。現在我們也要完成一個歷史的奇蹟。

第四，我們對中國應盡更大的政治和精神上的協助，他們能發英勇作戰，苟我們能使他們明知此次戰爭上，是爭取他們的自由的戰爭，則戰爭之效力將將增強。這樣一來，可免胡適許多師團的美國兵，並節省幾十美英的
美國錢。